

鲁班尺 著

『青囊』可活命

# 青囊尺

QINGNANG  
SHIYI



『戸衣』可避天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囊尸衣 / 鲁班尺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 
2008.1  
ISBN 978-7-80623-899-8

I. 青… II. 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4749 号

出版统筹	单占生 丹 飞
选题策划	陈 静 丹 飞
责任编辑	崔晓旭
特约编辑	茅 道
美术编辑	王井起
封面设计	回归线视觉传达
责任校对	顾 清
发行总监	陈霖霏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
邮政编码	450011
承印单位	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700 × 1000mm
印 张	19
字 数	340 千字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899-8
定 价	26.80 元



# 目 录

- 楔 子 / 1
- 第 一 章 祖 坟 / 2
- 第 二 章 千 年 古 墓 / 7
- 第 三 章 青 囊 经 / 10
- 第 四 章 鬼 胎 / 13
- 第 五 章 白 虎 衔 尸 / 18
- 第 六 章 太 极 晕 / 22
- 第 七 章 青 鸟 学 者 / 26
- 第 八 章 赶 集 / 29
- 第 九 章 神 奇 的 药 引 子 / 34
- 第 十 章 吴 楚 山 人 / 38
- 第 十 一 章 深 宅 秘 事 / 41
- 第 十 二 章 青 丝 荷 包 / 44
- 第 十 三 章 雷 击 骑 马 布 / 47
- 第 十 四 章 兰 儿 / 50
- 第 十 五 章 神 医 / 53
- 第 十 六 章 南 山 村 / 58
- 第 十 七 章 血 盆 照 镜 / 62
- 第 十 八 章 不 速 之 客 / 66
- 第 十 九 章 鬼 婴 / 69
- 第 二 十 章 月 夜 古 槐 / 72
- 第 二 十 一 章 背 尸 / 75
- 第 二 十 二 章 卧 龙 谷 / 79
- 第 二 十 三 章 探 谷 / 84
- 第 二 十 四 章 守 陵 人 / 89



# 青囊尸衣

- 第二十五章 青田之约 / 93
- 第二十六章 解穴 / 96
- 第二十七章 红眼阴蝠 / 100
- 第二十八章 大白茧 / 105
- 第二十九章 信物 / 110
- 第三十章 履约 / 115
- 第三十一章 仙人洞 / 119
- 第三十二章 天蚕 / 124
- 第三十三章 黄雀在后 / 129
- 第三十四章 京城老人 / 134
- 第三十五章 重返卧龙谷 / 138
- 第三十六章 《尸衣经》 / 142
- 第三十七章 沈才华 / 146
- 第三十八章 第二枚青木卵 / 151
- 第三十九章 慈悲的心 / 156
- 第四十章 干儿子 / 161
- 第四十一章 青田往事 / 166
- 第四十二章 绿色的萤石 / 172
- 第四十三章 青丝灰 / 178
- 第四十四章 追捕 / 185
- 第四十五章 盗墓贼 / 189
- 第四十六章 相认 / 193
- 第四十七章 鬼婴 / 198
- 第四十八章 无名老尼 / 202
- 第四十九章 人中黄 / 207
- 第五十章 较量 / 211
- 第五十一章 疗伤 / 215
- 第五十二章 伤愈 / 218
- 第五十三章 阴蝠蒙难 / 223
- 第五十四章 寻晕 / 227





- 第五十五章 鬼婴噬竈 / 231  
第五十六章 挟持 / 234  
第五十七章 审查 / 238  
第五十八章 荫尸蜈蚣 / 242  
第五十九章 笨笨 / 247  
第六十章 沈菜花 / 251  
第六十一章 人蛄大战 / 255  
第六十二章 辟邪膏药 / 259  
第六十三章 一清师傅 / 263  
第六十四章 三尿断魂肠 / 267  
第六十五章 肉尸 / 271  
第六十六章 破身之旅 / 276  
第六十七章 黄村 / 281  
第六十八章 医猪 / 285  
第六十九章 太极阴晕 / 289  
第七十章 青囊怪医 / 293



## 楔子

建安十三年(公元208年),夜,倾盆大雨,许昌城北死牢。

飘忽不定的油灯光下,一个清癯白须的老者将一个布包交给牢头,轻声道:“此可以活人!”那牢头悄悄将布包揣入怀中。

一千七百年后,有游人至江苏沛县华佗庙,庙门前一副对联曰:

医者刳腹,实别开岐圣门庭,谁知狱吏庸才,致使遗书归一炬;

士贵洁身,岂屑侍奸雄左右,独憾史臣曲笔,反将厌事谤千秋。

说的是,当年三国神医华佗将其凝毕生心血所著《青囊经》,临终前夜传于牢头,那人竟不敢接,华佗无奈将其付之一炬,致使该医经失传至今,令人扼腕叹息。

悠悠岁月,沧海桑田,此事早已湮没在漫漫尘世之中了。

## 第一章 祖坟

1975年暮秋，江西婺源南山脚下，一株高大的老槐树下，围着一群村民，大家都仰着脸瞧着粘贴在树干上的一张布告。

布告上写道：

根据县革命委员会指示，凡位于通往灵古洞方向的坟墓须于十五日内自行搬迁，届时仍未搬迁的坟墓将视为无主坟，由镇革委会组织基干民兵统一铲平，希革命群众踊跃配合。

落款是婺源县南山镇革命委员会，下面盖有鲜红的大印。

朱寒生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匆匆向家里跑去。

寒生今年二十岁了，平日里在家中跟着当赤脚医生的父亲学徒，做些上山采药、捣臼配伍等琐事，虽然性格内向但人却老实忠厚，村里的老人们都很喜欢他。

村东头的三间茅草房就是他的家，门前种着些党参柴胡等中草药，大黄狗懒洋洋地伏在门槛上。

“老爹，镇上来人贴了告示要限期搬祖坟啦！”寒生未及进院就先喊了起来。

“噢。”屋内应声道。

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医术一般，但医德很好，周围十里八村的老乡都找他来看病，一般的病都不去镇卫生院。

屋内光线暗淡，父亲坐在椅子上手握石杵在药臼中捣药，四下里散发出一股植物根茎的土腥味儿。

“老爹，为什么要把灵古洞前面的坟墓都搬走呢？”寒生问父亲。

父亲摇了摇头。

“我们朱家祖坟葬在灵古洞那儿有好多代了吧？”

“是啊，年代太久远，我们也只能管到曾祖父那一辈儿了。让我看看，明天是庚戌日，适宜破土迁坟，我们就明日辰时去吧。”父亲手指掐算着说道。

寒生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是父亲一个人辛辛苦苦地将他拉扯大，靠着祖传的一点医术勉强度日。旧时的中医，多少都涉及点风水堪舆，以前父亲也给别人相过阴





宅,后来“文革”时候说是封建迷信,遭到了批判,打那时起,父亲就再也没有提过这档子事了。

“老墓里能有点什么就好了。”寒生自语道。

“咱家穷,老墓里除了一把骨头还能有什么?别胡思乱想了,对祖宗不敬。”父亲瞪了他一眼。

当晚,寒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,难以入睡。挖老坟是个稀奇事,想到此,他就兴奋不已。

清晨,院子里的雀儿叽喳个不停,寒生早早地生火,煮了些红薯稀饭。日子虽艰辛,他还是多抓了把米放进锅里,今天可不同于往常。

吃完饭,他和父亲扛着锄头铁锹,拿上雨伞和几条布袋子就出发了。

婺源是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,也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故里。放眼望去,松竹连绵不断,掩映着白墙灰瓦、飞檐翘角的徽派明清古建筑,炊烟袅袅,宛是一幅田园山水画。

翻上一座山头,回眸眺望西南方向,当年朱熹回乡扫墓时亲手栽植的二十四棵(寓二十四孝之意)古巨杉,至今已逾八百余年,依然默默地矗立在文公山上。

“跟上,快要7点了,别误了时辰。”父亲在前面催促道。

寒生恋恋不舍地转身跟上。难怪有人说,婺源是中国最美的乡村,这是断然不假的。

前面是一片碧绿的毛竹林,从竹林中穿过,就是有名的灵古洞了。这一带的山体都是石灰岩,江南雨水又多,侵蚀出许多的溶洞,灵古洞是其中最大的,据说从未有人进到底,单单站在洞口,就会感到有一股阴风袭来,小孩子更是不敢接近,传说那黑黑的洞口会把小孩子吸进去的。

竹林里已经见到零零落落的坟墓了,有些墓碑东倒西歪的,那是地底下到处横行的竹鞭拱翻的。朱家的祖坟还在前面,就在灵古洞口不远的地方。

“嘎嘎”,两只乌鸦站在荒草萋萋的坟头上。

“到了,这就是你曾祖父的墓。”父亲说着放下了扛着的锄头,那墓碑也是歪倒着的。

寒生大喊一声,轰走了那两只黑漆漆的乌鸦。

“寒生,你要记住,刨开棺材板时要屏住呼吸,密封的棺材里有尸气,吸进去会生病的。”父亲说着举起了锄头。

# 青囊尸衣

“尸气有颜色吗？”寒生问。

“有，但是一般人看不到。”父亲回答。

“都是什么颜色？”寒生饶有兴趣地追问。

“嗯，一般是淡灰色，也有黑色的，像浓烟一样，很邪门，最可怕的是红色的尸气，沾上就没救了。”父亲说。

寒生听罢，心中一阵惧意。

竹林里雾气缭绕，一团团的伊蚊扇动着翅膀，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两个热血的人类。寒生不由得打了个哆嗦，这种蚊子咬人无声无息，叮的包不大，但是奇痒，你恨不能把那块肉都抠下来。

父亲一锄锄地掘着土，额头上冒出汗珠。寒生递过毛巾，顺手抢过锄头干了起来，毕竟是年轻人，体力壮，速度明显快了许多。

父亲坐到一边，抽起了烟，香烟味儿弥散开来，蚊子群退回到了竹林里。

寒生用力地刨着，四周已经堆起了高高的土，就在这时，突然手下感觉有异，“咚”的一声，锄头一沉，手腕翻转用力，竟硬生生地扯出一块黑褐色的木板来。

“有黑气，躲开！”身后一声暴喝，父亲凌空跃起，一手扯住寒生将他推了上去。

寒生回头望去，只见父亲身体摇晃了几下，一只手从怀里摸出一粒药丸塞入了口中，原来父亲早有准备。

寒生躲在圈外，仔细瞧着坑内，却是什么也看不见。

父亲继续清理着浮土，然后用力撬开棺材盖，随即跳了上来，张着嘴大口地喘息着。

“老爹，我看不到黑气呀。”寒生搀扶住了父亲。

“当然，你还没学过堪舆观气之法，自然看不见了。”父亲说道。

寒生踮起脚，向土坑内看。

“等等！尸气散了再下去。”父亲又点起了一支烟。

“老爹，曾祖的棺材里怎么会冒黑气呢？”寒生不解地问。

父亲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曾祖也是个郎中，大概是怕有人盗墓，里面放了蟾蜍曼陀粉。”

“蟾蜍曼陀粉？这东西也能产生有毒的尸气？”寒生问道。

“这味药只是有麻醉的功效，一旦结合了尸体分解时的腐败气体，便会产生剧毒的黑色尸气。”父亲解释道。

“那么最厉害的红尸气呢？是怎么出来的？”寒生感到越来越刺激。



“老爹悬壶一世，至今还没有遇见过。”父亲说道。

辰时到了，一缕阳光斜斜地射下来，照到了土坑里。

父亲跳了起来，抓起雨伞，站在土堆上，把雨伞撑开遮住了阳光。

“先人的骨殖见不得太阳光的，寒生，尸气已经散尽，你下去替曾祖敛骨吧。”父亲鼓励寒生道。

寒生拿起一条布袋，壮着胆子跳下了坑。

一副完整的骨架，呈黄褐色，不过姿势却是十分的怪异，俯面向下，脊背朝天。怎么会这样？当地可从来都没有这种风俗啊。

寒生皱了皱眉头，目光扫视了下棺内，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随葬物品，棺材底部有一些极细的尘土，掩埋了部分骨殖。他嘟囔了一声，蹲下开始敛骨，平生第一次钻进了棺材里，不免心里忐忑不安。

骨殖一根根地装进了布口袋，骨骼之间的筋膜早已消失，所以连接处都是分离的，捡起来很容易。最后捧起骷髅头，小心翼翼地塞进口袋里。

“老爹，捡完了。”寒生喊道。

江南的晚秋，天气变化无常，刚才还有阳光照下来，此刻却是乌云蔽日，哗哗下起雨来了。

“寒生，辰时已过，我们回去。”父亲看了看铅灰色的天空，摇摇头说道。

“那其他的墓怎么办？”寒生问。

“再找吉日吧！”父亲拉住寒生的手，将他拖了上来。

父子两人照原路返回，等赶回村东家门口时，浑身衣裳都已经湿透了。

草屋前的大香樟树下，站着几个人，焦急地四处张望，一见寒生父子，赶忙迎上前来。

“朱医生，我家婆娘就要生产了，麻烦您赶紧跑一趟。”那为首的中年男子焦急地说道。

“好，我收拾一下就去。”父亲进屋去取药箱。

“寒生，今天不一定赶得回来，你在戌时把遗骨清点一下，然后用白布条扎紧放在西屋壁龛上，记住点上三炷香。”父亲背起药箱，叮嘱寒生道。

“知道啦，老爹早去早回。”寒生应声答道，走进西屋放下布口袋。他知道，接生不同于看病，有时产妇折腾一两天还生不下来，父亲就得在那里随时看着，今晚肯定又得自己独自吃饭了。



# 青囊尸衣

第一章 出世

晚上掌灯时，寒生自己胡乱扒拉两口饭，看看时钟已经7点。戌时到了，他来到西屋壁龛前，取下布口袋，开始遵照父亲的嘱咐在油灯下清点骨殖。

自幼就跟着父亲行医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，寒生对人体并不陌生，他知道人体大小小有二百零四块骨头，但是听说外国洋人有二百零六块，他们的第五脚趾骨比我们多一块，不过父亲也没见过。

“一百七十五，一百七十六，一百七十七……”寒生口中念叨着，“咦，怎么没啦？”他倒过袋子抖抖，里面空空如也，一根也没有了。

缺失了哪些呢？一共少了二十七块，他想了想，干脆摆起来看。说干就干，寒生便将所有的骨头按人体顺序拼了起来。戌时尾，当钟声敲响九下的时候，人体骨骼拼接完成了。

曾祖的骨架安静地躺在了西屋的地上，唯独缺少了一只右手掌……



## 第二章 千年古墓

寒生望了望窗外，雨已经停了，云缝中可见寥寥星辰，月光散射，山间一片朦胧。

缺失的手骨一定还在棺底的尘土之中，只怪自己当时粗心大意，曾祖啊，不是我对先人有意不敬，而是……不行，我要去把它们取回来。

寒生想到这儿，站起身来，取出手电筒，另拿了一条布袋子，扛着铁锹出了门。

村里的人家早已经拴上了门，由于村庄还未通电，为了节省灯油，村民们一般都是吃罢晚饭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。

山间的小路崎岖不平，月光时隐时现，竹林中时不时传出“咔咔”的响动。寒生知道，那是毛竹拔节的声音。学医的人一般是不大信鬼神灵异的，但是一个人行走在黑漆漆的竹林中间，心里头还是发憷，寒生此刻真的开始后悔了。

他把电筒光柱晃动着射向林梢间，赫然发现好多乌鸦蹲在竹枝上，睁着红色而邪恶的小眼睛盯着他。他赶紧快行几步，不敢回头看。

总算出了竹林，白天挖开的墓穴还在那儿，土堆被雨水冲刷过，留有几道小水沟。

寒生蹑手蹑脚地走近土坑，月亮又隐入了厚厚的云层里，天地间骤然暗淡下来。

手电筒的光线很微弱，电池已经用了很久，父亲总是把用旧的电池搁在火塘边上烘烤，尽可能地延长其使用时间，今晚可千万别熄灭啊！

得抓紧时间了，寒生不容多想地跳入了坑内的棺材里。

棺材里有一点积水，与尘土搅和成了黏稠的泥浆，寒生一只手握着手电，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扒开稀泥。在棺材的中部底板上，他发现了掌骨的端头，总算找到了，心里也松下来。

他轻轻地捏住掌骨的一头拽出整个指骨。微弱的光线下，一个拳头大小的洞口露了出来。

金井！穴之魂……

听父亲说过，以前有钱人花重金聘请风水师寻找一块好的阴宅地，但大多数也只是择吉时葬下去了事，只有极厉害的风水师才懂金井术。

寒生怔怔地望着棺材底板上那个垂直的洞，一股阴凉的寒气自洞内透出，那可

# 青囊尸衣

能就是地气了。

父亲说，金井内一般都装有墓主人平生喜爱之物，譬如珠宝之类的贵重物品。当年慈禧太后寝殿棺椁的脑后位置就有一口金井，内里珠宝无数。

曾祖，一位穷江湖郎中，居然棺内也有口金井，那里面能有什么呢？

寒生想着竟暗自兴奋起来。

夜已深，乌鸦大概都已经睡去，竹林里寂寥无声，偶尔看得见一两处到处游荡的绿光，那是鬼火，墓穴中尸体腐烂时分解出来的磷，在空气中自燃。

寒生不敢直接伸手到金井内，手电光也越来越微弱了，照不到那洞到底有多深。他从坑里爬上来，走到竹林边，折了根竹竿，捋去竹叶，握着这一人多长的竹竿重又回到坑里。

寒生小心地将竹竿轻轻地插入金井内，慢慢放下去，就在竹竿将要没到顶时停住了，看来洞深也就在一人左右。怎么办？手电筒即将没电，四下里黑沉沉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静寂得连心跳都听得出来。

漆黑的夜空，云层裂开了，月光透下来，照得坑内明晃晃的，十分清晰。

寒生好奇心占了上风，说干就干，他关掉手电筒，抄起了铁锹。

借着月光，一锹锹的土甩了上来，寂静的山林里，只听得见寒生呼哧呼哧不停的喘息声……

他沿着金井里的竹竿向下挖掘了近一个多时辰，坑越来越大，但是金井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哪怕有个什么金戒指或耳环手镯也好，唉，他叹了口气，咬紧牙关继续往下挖。突然，他听到一种空洞厚重的声音，铁锹头触到了与土壤不同的物质。

寒生蹲下来，用手拂去浮土，月光下，露出一层白森森的东西，取下来一块托在掌心细瞧，原来是白色的石灰膏，厚约两寸。

寒生精神大振，下面一定有东西！

他奋力铲碎石灰封面，扒拉到一边，俯下身再瞧，下面赫然又是一口棺材！

棺下墓……

他一屁股坐在了那儿。

自古以来，选择阴宅尤为忌讳棺下压墓，此乃万分的不吉利，迷信的说法，被压之墓怨气上升成煞，不但毁去风水，而且迁怒上面墓主的后人，甚至带来血光之灾。

可是曾祖的墓地是经过了高人指点的，甚至还设了金井，怎么会建在他人的墓



穴上面呢？

听父亲说过，墓棺埋在土里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沉降，有的下降毫厘，有的寸许，随土质的密实结构而有所不同。此地处于山间，土壤极密实，若是自然下沉至两三米深，岂非需时上千年？如此说来，曾祖择穴时根本就没有发现其下有墓，金井也只是吸地气而用，此地看来定是一块风水宝地。时隔千年，竟有人点中同一穴口，实在是机缘巧合啊。

寒生此刻已经断然不疑，这是一座千年古墓。

古墓的棺盖是一块整板，呈青赭色，纹理细腻，透出一股淡淡的香气，寒生识得这味儿，这是香樟木，内含的樟脑油可驱虫防蛀，如此棺盖，这棵老樟树必是有千年以上树龄。

寒生清除干净浮土与石灰膏，最后设法开启棺盖。他先合掌对古墓三鞠躬，行了大礼，然后将铁锹铲下。

棺盖尽管木质优良，但是毕竟年代久远，多少有些腐朽，在铁锹的铲击下，骤然裂开了一道缝隙……

淡淡的红色尸气自裂口处逸出，寒生根本看不见这道气，只觉得鼻子嗅到了一股甜甜的味道，然后身体慢慢地软了下去，趴倒在了棺材板上，脸部覆在棺盖的裂隙处。

惨淡的月光下，紧随着红色尸气从缝隙中爬出的是数十条白色的细丝，缠绕着爬到了寒生的脸上，那些细如菌丝的东西从寒生的鼻孔中钻了进去……

古时风水师替人迁墓最怕的就是尸气，一旦不慎吸入，轻则生病，重则丧命，人们大都误解为鬼魂附身，实因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尸气所致之故，当然有些半吊子风水师自己本身也是瞧不见的。尸气中最邪门的当属红色尸气，但极为罕见，此气沾上即毙命，根本无法医治。

世上之事，本是诡秘莫测的，凡毒物者数丈内必有解毒之药存在，正所谓相生相克是也。这剧毒的红色尸气的克星，正是那白色的菌丝，名为“白陀须”，是一种寄生在腐尸身上的真菌。此物生长极为奇特，须在密封和恒温的环境下才缓慢发育并处于休眠状态，见空气则迅速生长。

寒生吸入红尸气，本应无救，碰巧白陀须遇空气则从裂隙处向外生长，正好迎上寒生的脸部，于是从其鼻孔中钻进，反而解去了剧毒的红尸气，这也算是机缘巧合了。

寒生徐徐醒来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刚经历过九死一生。

“我怎么打了个盹？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# 青囊尸衣

第二章 千年古墓

## 第三章 青囊经

月色迷蒙，寒生感觉到鼻腔处有点痒，随意地用手揩拭了几下，白陀须的菌丝擦断了，几缕细如毫发的长丝飘落于地，他并没有发现。

抬头望了望天空，西北方浓厚的云层飘了过来，看情形要下大雨。得抓紧时间了，寒生想。

寒生手握铁锹，将锹头插入方才铲出的棺盖上的缝隙中，用力压下，随着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，已朽的棺材盖板承受不住撬力，破碎了。他清理掉上面破碎的木板，抓过手电筒朝黑洞洞的棺材里面照去。

一个长满白毛的人形物体静静地躺在棺材里……

寒生吓了一跳，这具千年古尸怎么长满了白毛？他定睛细看，不禁心中一紧，那白毛竟然还在生长！细如蛛丝的白毛正奔着盖板的缺口而来。

寒生眼角瞟向棺材角落，有一个长方形的木匣，约有三十来公分长，上面落满了细细的尘土。

寒生的心“扑通扑通”地跳起来，他小心翼翼地将铁锹伸过去，轻轻地挑起那木匣。

当他抽回铁锹抓住木匣时，发现那些白色的菌丝已经快要长满整个棺材，他来不及细看那木匣，赶紧爬上土坑。

月光下，那些白陀须摇晃着伸出棺材，继续向上攀升。寒生大惊，放下木匣，抓起铁锹，拼命地往坑里填土，盖在那些白色的菌丝上。

当夜空中淅淅沥沥落下雨点时，墓坑已经完全被填平了，那千年古墓也未留下一丝痕迹，寒生擦去脸上的汗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四下里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寒生揸动手电筒开关，灯丝一红，然后就不亮了，电池终于耗尽了。

雨下得大了起来，竹林里的竹叶击打得“簌簌”直响，寒生将木匣放入布口袋，那里面还有寻回的二十七块手骨，他背起口袋，拎着铁锹，摸着黑往回走去。

雨雾下，竹林里的鬼火已经不见了，那些乌鸦大概也闭上眼睛睡了，寒生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行，不时撞上粗大的毛竹，散落下一大堆雨滴。





一两个时辰后，寒生才跌跌撞撞地摸回了家。

大黄狗笨笨不像往常一样凑上来摇头晃尾，似有恐惧地嗅着空气，嘴里发出低吠，身子颤抖着后退，缩进了堂屋的角落里。

寒生心中兴致勃勃，根本无心理睬笨笨的异样表现，径直走进西屋，父亲果真还没有回来。

他放下布口袋，点燃油灯，尚未脱去身上湿透的衣裳，迫不及待地就从布口袋里拿出那只木匣，凑到油灯下仔细观看。

木匣上的尘土已经被雨水冲刷掉了，露出黑红的木质颜色，是一只紫檀木匣。木匣沉甸甸的，没有折页和锁，是滑盖匣，滑槽的边缘都封了火漆，起到隔潮和密封的作用。寒生试了试抽不动，便起身到灶间找了把小尖刀，在灯下一点一点地剔去封口火漆。

刮了老半天，终于剔干净了，寒生抑制住狂跳的心，端坐好身体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滑盖慢慢地抽出……

匣子里面放着一个白色的麻布包，看上去质地较粗糙，布包上面摆着一张发黄的纸片，上面写有黑黄色的字迹。寒生小心地拿起纸片，在油灯下细看，原来是一封信，字体是隶书，笔法苍劲古朴，信上写道：

建安十三年秋白，丞相斩萑于许昌，萑于牢中托付《青囊经》一部及阴阳尺一把，谓“得此经者可活人”。吾乃吴徽州府婺源南山人士，今嘱后人此经随葬于耳，此经他日若得见天日，得经之人当悬壶以济世，切不可道其之来历，然父母子女亦不可言之，切记，不负萑之托也。魏黄初七年暮冬。

寒生越看越惊，冷汗自两颊滴落。

他从小就听父亲说过，《青囊经》相传是三国时神医华佗所著，当时他被曹操囚于魏都许昌死牢，自知命不久矣，便将毕生医术写成本《青囊经》，交与狱卒，希传于后世，不料狱卒死活不敢接受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华佗将其呕心沥血之作付之一炬，可惜一代神医毕生医术就此失传，那华佗单名一个“萑”字。

难道，难道说一千七百多年前的《青囊经》还在人世？

油灯下，寒生颤抖着手慢慢地解开包袱皮……

布包一层层地打开了，呈现在寒生眼前的是十几张凌乱发黄的纸片，匣底斜躺着一把青色的尺子。那些纸片质地粗糙，正反两面写满了蝇头小字，最上面的那张纸

